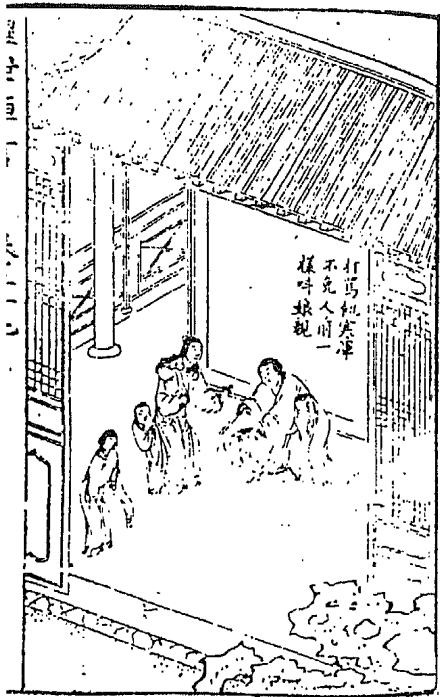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寃

人間夫婦願白首，男長女大無疾疚。男娶妻兮女嫁夫，類見森森會行走。若還此願遂心懷，百年瞑目黃泉臺。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婦情難乖。晚婦狠毒勝蛇蝎，枕邊諧語無休歇。自己生兒似寶珍，他人子女遭磨滅。飯不飯兮茶不茶，蓬頭垢面徒傷嗟。君不見大舜歷山終夜泣，閔粵十月承蘆花。

這篇言語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將親生子女

勝過一顆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寶。何等珍重。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爲怪。單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糞土不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還不十分受苦。縱然磨滅。漸漸長大。日子有幾。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最爲可憐。然雖如此。其間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貴之家。幼時自有孔母養娘。伏侍到五六歲。便送人學中讀書。況且親族蕃盛。手下婢僕耳目衆多。尚怕被人談論。還要存個體面。不致有饑寒打罵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獨吞家業。索性倒弄個斬神除根的手段。有詩爲證。

焚廩捐階事可傷

申生遭謗伯奇殃

後妻孀處從來有

幾個男兒肯直屬

第二等乃中戶人家，雖則體面，還有料道，初時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那饑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若父親是個硬掙的，定然衛護女兒，與老婆反目，厮鬧不許他凌虐。也有惧怕丈夫，稱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過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殺越上的潑悍婆娘，動輒便施刀弄劍，不是刎頸上，弔定是奔井投河，攢把死來。嚇老公，常有弄假成真，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俗語

道得好。逆子頑妻無藥可治。遇着這般潑娘。難道終日厮鬧不成。少不得鬧過幾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詐瞎粧聾。含糊忍痛。也有將來過繼與人。也有送去爲僧學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爲。又有那一種橫肚腸爛心肝。忍心害理無情義的漢子。前妻在生時何等恩愛。把兒女也何等疼惜。到得死後。娶了晚妻。或奉承他。甚麼富厚。或貪戀顏色美麗。或中年娶了少婦。因這幾般上。弄得神魂顛倒。意亂心迷。將前妻昔日恩義。撇向東洋大海。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到得打罵。莫說

護衛勸解反要加上一頓取他的歡心常有後生兒
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無妻室公論上說不去時
胡亂娶個與他後母還千方百計做下魘魅娶他夫
妻不睦若是魘魅不靈便打兒子罵媳婦報老公
告忤逆趕逐出去那男女之間女兒更覺苦楚孩子
家打過了或向學中攻書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還
可以消遣做了女兒時終日不離房戶與那夜又婆
擠做一塊不住脚把他使喚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
工做得少打罵自不必說及至趨足了却又嫁好道
教也原脫白不過生下兒女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

日。夜。替。他。懷。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願。使。性。兒。雖。
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驚。駭。出。來。的。
就。是。身。上。有。個。蚊。虫。克。兒。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釘。
的。更。有。一。節。苦。處。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少。不。得。向。
冰。孔。中。洗。滌。污。穢。衣。服。還。要。憎。嫌。洗。得。不。潔。淨。加。一。
場。呢。罵。熬。到。十。五。六。歲。漸。漸。成。人。那。時。打。罵。就。把。污。
話。來。說。薛。小。不。罵。要。起。漢。定。說。想。老。公。可。憐。女。子。家。
無。處。伸。派。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倘。或。聽。見。又。道。梳。
這。許。多。妖。勢。多。少。女。子。甯。不。起。恁。娘。羞。辱。自。去。尋。了。
一。條。死。路。有。詩。為。證。

不正夫綱但怕婆

怕婆無奈後妻何

任他打罵親生女

暗地心疼不敢訶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擔之家。此等人家兒女縱是生母在時只好苟免饑寒。料道沒甚豐衣足食。巴到十來歲。也就耍指望教去學做生意。越三文五文幫貼柴火。若又遇着个克惡繼母。豈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喫的定然有一頓沒一頓。擔饑忍餓就要口熱湯也。須請問个主意。不敢擅專。身上穿的。不是前拖一塊。定是後破一寸。受凍捱寒。也不敢在他面前說个冷字。那幾根頭髮。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胡亂挽

个角兒還不時擣得披頭蓋臉兩隻脚久常赤着從
不會見鞋襪面若得了雙草鞋就勝如穿着粉底皂
靴專任的是劈柴燒火擔水提漿稍不如意軟的是
拳頭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呪罵乃口頭言語只
當與他消閒到得將就批得擔子便限着每日要賺
若干錢鈔若還缺了一文少不得敲个半死倘肯擻
撮老公賣與人家爲奴這就算他一點陰陽所以小
戶人家兒女經着後母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了有
詩爲証

小家兒女受艱辛

後母加添妾怒嘆

打罵饑寒渾不免

人前一樣喚娘親

說話的爲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後母的許多短處只因在下今日要說一個繼母謀害前妻兒女後來天理昭彰反受了國法與天下的後母做個榜樣故先畧道其槩這段話文若說出來時

直教鐵漢也心酸

總是石人亦淚洒

你道這段話文出在那里就在本朝正德年間北京順天府旗手衛有個蔭籍百戶李雄他雖是武弁出身却從幼聰明好學深知典籍及至年長身材魁偉膂力過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個文武兼備的

將官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陞臨衣衛千戶要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愛生下三女一男兒子名曰承祖長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來是先花後果的倒是玉英居長次卽承祖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便染了个虛怯症候不上半年嗚呼哀哉可憐

留得舊時殘錦繡

每因腸斷動悲傷

那時玉英剛剛六歲承祖五歲桃英三歲月英止有五六個月雖有養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鷄失了鷄母七歲八歲啼啼哭哭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心下

煩惱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他本是個官身，顯着家裡，便擔閣了公事，到得幹辦了公事，却又沒工夫照管兒女。真個公私不能兩盡，捱了幾個月日，思想終不是長法，要娶個繼室，遂央媒尋親。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得了這句言語，到處一兜。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又是錦衣衛千戶，一進門就稱奶奶，誰個不肯。三日之間，就請了若干庚帖送來，任憑李雄選擇。俗語有云：姻緣本是前生定，不許今人作主張。李雄千擇萬選，却揀了個姓焦的人家女兒。年方一十六歲，父母雙亡，哥嫂作主。那哥

哥叫做焦榕專在各衙門打幹是一個油裡滑的光棍李雄一時沒眼色成了這頭親事少不得行禮納聘不則一日娶得回家花燭成親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顏色女工針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腸有些狠毒見了四個小兒女便生嫉妬之念又見丈夫十分愛惜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越發不懷好意他想要道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那官職產業好反是我生子女來承受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縱掙得深天家計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設使久後也只有今日這些家業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幾何可不白白

與他辛苦一世，須是哄熱了丈夫，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磨滅死兩三個，止存一個，把就易處了。你道天下有恁樣好哄的事，自己方纔十五六歲，還未知命短命長，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幾十年後之事，起這等殘忍念頭，要害前妻兒女，可勝嘆哉！有詩爲証：

娶妻原爲生兒女

見成兒女反爲仇

不是婦人心最毒

還因男子沒長壽

自此之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殷勤，趨奉。况兼正在妙齡，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席之間，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百順百依，只有一件不肯聽他。

你道是那件但說到兒女面上便道可憐他沒娘之
子年切嬌癡倘有不到之處須將好言訓誨莫要深
責焦氏揀咬了幾次見不肯聽忍耐不住一日趁老
公不在家尋起李承祖事過揪來打罵不道那孩子
頭皮寡薄他的手兒又老辣一頓亂打那頭上却如
醉到饅頭登時腫起幾個大跖路可憐打得那孩子
無个地孔可鑽流洩痛哭養娘奶子解勸不住那玉
英年紀雖小生性聰慧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已
明白曉母不是个善良之輩心中苦楚泪珠亂落在
旁看不過向前道告母親兄弟年切無知望乞饒恕

則个焦氏唱道小賤人誰要尔多言難道我打不得
的麼你的打也只在頭上滴溜溜轉了却與別人討
饒玉英聞得這話愈加哀楚正打之間李雄已回那
孩子抱住父親放聲號哭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暴
躁如雷翻天作地鬧將起來那婆娘索性抓破臉皮
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讓早有人報知焦裕持來勸慰
李雄告訴道娶令妹來專爲要照官這幾個兒女豈
是没人打罵娶來凌賤不成况又幾番囑付可憐無
母嬌幼你卽是親母一般凡事將就些反故意打得
如此模樣焦裕假意埋寬了妹子幾句陪个不是道

舍妹一來年紀小，不知世故，一來也因從幼養嬌了，性子在家任意慣了，妹丈不消氣得，又道省得在此，不喜歡待我接回去住幾日，勸喻他下次不可如此，道罷作別而去。少頃，雇乘轎子，差個女使接焦氏到家。那婆娘一進門，就埋怨焦裕道：「哥哥奴媳有甚不好處，也該看爹娘分上，訪個好對頭，匹配纔是怎麼胡亂亂送在這樣人家，候我的終身。」焦裕笑道：「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也不算亂送了，但是你自己沒有見識，怎麼抱怨別人。」焦氏道：「那見得我沒有見識。」焦裕道：「妹夫既將兒女愛惜，就順着他性兒，一般着。」

些疼熱焦氏嚷道又不是親生的教我着疼熱還要
算計哩焦榕笑道正因這上說你没見識自古道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你心下越不喜歡這男女越該加
意愛護焦氏道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方
纔乾淨爲何反要將他愛護焦榕道大抵小兒女料
沒甚大過失况婢僕都是他舊人與你恩義尚疎稍
加責罰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說你怎地凌
虐妹夫必然着意防範何緣除得他存了這片疑心
就是生病死了還要疑你有甚緣故可不是無緣有
緣你若將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撫養大了不怕不孝

其法
有其見宜

順你，焦氏把頭三四推道：「這是斷然不成。」焦裕道：「畢竟容不得，須依我說話。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婢僕們施些小惠，結爲心腹，暗地察訪，內中倘有無心向你，并口齟不好的，便趕逐出去。如此過了一年兩載，妳夫信得你真了。婢僕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愛。那時覷個機會，先奈却這孩子，料不疑慮到你。那幾個丫頭，等待年長，叮嚀童僕們，一齊罵起風波，只說有私情勾當。妳夫是有官職的，怕人耻笑，自然逼其自盡。是恁樣陰唆陽勸，做去豈不省了目下受氣，又見得你是好人。」焦氏聽了，這片言語。

李雄還是
有人心計
三十七出之
伴明有疑
去何不去

不勝喜歡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錯埋怨你了今當
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緊要處再來與哥哥商量不題
焦榕兄妹計議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反添上
一頂愁帽兒想道指望娶他來看額兒女却到增了
一個魔頭後邊日子正長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左
思右算想出一個道理你道是什麼道理元來收拾
起一間書室請下一個老儒把玉英承祖送人書堂
讀書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喫直至晚方纔放學
教他遠了晚娘躲這打罵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
管料然無妨常言夫妻是打罵不開的過了數日只

得差人去接焦氏，焦榕備些禮物送將回來。焦氏知得請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這番歸來，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將笑撮在臉上，調引這幾個小男女親親熱熱，勝如親生。莫說打罵，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口。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不常賞賜小東西。大凡下人肚腸極是窄狹，得了須微之利，便極口稱功誦德，歡聲溢耳。李雄初時甚覺奇異，只道懼怕他開炒，當面假意殷勤，背後未必如此。幾遍暗地打聽，冷眼偷瞧，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過了年餘，愈加珍愛李雄，萬分喜悅。想道：不知大舅怎生積勸，便能

改過從善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轉念耳。從此放下這片肚腸。夫妻恩愛愈篤。那焦氏已不能生下個兒子。誰知做親二年。尚沒身孕。心中着急。往各處寺觀菴堂燒香許愿。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燒了香許愿。真個就身懷六甲。到得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兒子。乳名亞奴。你道爲何叫這般名字。元來民間有個俗套。恐怕小兒家養不大。常把賤物爲名。取其易長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那焦氏也恐難養。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喚做亞奴。以爲比奴僕尚次一等。卽如牛兒狗兒之意。李雄只道

焦氏真心愛惜兒女，今春生下亞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滿月，遍請親友喫慶喜筵宴，不在話下。常言說得好，只愁不養，不愁不長。眨眼間不覺亞奴又已週歲。那時玉英已是十餘歲，長得婉麗飄逸，如畫中人。物且又賦性敏慧，兩書過目成誦，善能吟詩作賦。其他描花刺繡，不教自會。兄弟李承祖雖然也是个聰明孩子，到底趕不上姐姐。曾咏綠萼梅詩云：

並是調羹種

偏栽碧玉枝

不誇紅有詭

兼笑白無奇

蕊綻鶯忘咏

花香蝶未窺

龐頭羌笛奏

芳艸總堪疑

因有了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歡連桃英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又嘗對焦氏說道玉英女兒有如此美才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訪一個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待他夫婿唱和可不好麼焦氏口雖贊美心下越增妬忌正要設計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陝西反賊楊九兒據阜蘭山作亂累敗官軍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克總兵官統領兵馬前去征討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特薦為前部先鋒你想想軍情之事火一般緊急可抵勾少緩半月之間揮

日出師李雄收拾行裝器械帶領家丁起程臨行時又叮囑焦氏好生看管兒女焦氏答道這事不消分付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馬到成功博个封妻蔭子夫妻父子正在分別外邊報趙爺傳令教場相會李雄洒泪出衙急急上馬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三軍齊向北闕謝恩口稱萬歲三聲趙爺分付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李雄領了將令放起三个轟天大砲衆軍一聲吶喊遍地鐘鳴離了教場望陝西而進軍容整肅器仗鮮明一路上逢山開徑遇水登橋不期一日已

至陝西地面安營下寨等大軍到來一齊進發與賊
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到七月十四賊兵挑戰趙爺
令李雄出陣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奮勇殺入賊兵
抵擋不住大敗而走李雄乘勝追逐數里不想賊人
伏兵四起團團圍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脫外面救兵
又被截斷李雄部下雖然精勇終是衆寡不敵鏖戰
到晚一軍盡沒可憐李雄蓋世英雄到此一場春夢
正是

正氣千尋橫宇宙

孤魂萬里占清寒

趙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題却說焦氏方要下手恰好

遇着丈夫出征可不天癸其便李雄去了數日一聚
鬍子擡到焦榕家裡與他商議焦榕道據我主意再
緩幾時焦氏道却是爲何焦榕道妹夫不在家歿了
定生疑惑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
知道越信你是个好人那時出其不意弄个手脚必
無疑慮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榕說話真个把玉英
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
誰知已到八月初旬陝西報到京中說七月十四日
與賊交鋒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先勝後敗全軍
盡沒焦榕是專在各衙門打聽的早已知得這個消

息喫了一驚，如飛報于妹子。焦氏聞說丈夫戰死，放聲號慟。那玉英姊妹猶爲可憐，一个个哭得死而復蘇。焦氏與焦榕商議，就把先生打發出門，合家掛孝。招魂設祭，擺設靈座，親友盡來弔唁。那時焦氏將臉皮糊轉動，輒便是打罵。又過了月餘，焦氏向焦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無別處動了手罷。」焦榕道：「我有個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又恁你不着。」焦氏忙問有何妙策。焦榕道：「妹夫陣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捱兩月，等到嚴寒天氣，差一個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陝西尋覓妹夫骸骨，他是个孩子家，那

曾經途路風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說成熬得到彼處，叮囑家人，撇了他，暗地自回。那時身畔沒了盤纏，進退無門，不是凍死，定是餓死。這幾個丫

頭，饒他性命，賣與人爲妾作婢，還值好些銀子，豈非

一舉兩得。焦氏連稱有理，耐至臘月初旬，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你父親半世辛勤，不幸喪于沙場，無葬身之地，雖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聞得舅舅說，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賊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寧靜。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葬，少盡夫妻之情。又恐我是個少年寡娘，出頭露面，必礙外人談話。」

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道倘能尋得
回來也見你爲子的一點孝心行柴都已準備下了
明早便可登程承祖聞言雙眼流淚道母親言之有
理孩兒明早便行玉英料道不是好意大喚一驚乃
道告母親婆婆暴棄沙場理合兄弟前去尋覓但憶
年紀幼小道途跋涉未曾經慣萬一有些山高水低
可不枉送一命何不再差一人與苗全同去總是一
般的焦氏大怒道你這逆種當初你父存日將你姊
妹如珍寶一般愛惜如今死了就忘恩背義連骸骨
也不顧了休讀了許多書難道不曉得昔日本蘭代

是不連道
理人論會
說話連聲
聲和道理

父征西緝紮上書代刑這兩個一般也是幼年女子
有此孝順之心你 cannot 勾學他恁般志氣也去尋死
父親骸骨反來阻當兄弟莫去况且承祖還是個男
兒一路又有人服事須不比木蘭女上陣征戰出生
入死那見得有什麼山高水低枉送了性命要你这
樣不孝女何用一頓亂嚷把玉英羞得滿面通紅哭
告道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要尋訪尸體歸葬
止因兄弟年紀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兒情願代兄
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邊去遊山玩景快活
只怕我心裡還不肯哩當晚玉英姊妹擠在一處言

別鳴鳴的哭了半夜。李承和道：「姐姐爹爹骸骨暴露在外，就死也說不得，待我去尋覓回來，也教母親放心，不必你憂慮。」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們洒泪而別。焦氏又道：「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也不必來見我。」李承祖哭道：「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苗全扶他上了生口，經出京師。你道那苗全是誰？乃焦氏帶來贈嫁的家人中第一個人。心腹已暗領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主僕二人離了京師，望陝西進發。此時正是隆冬，天氣朔風如箭，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往來生口恰如在綿花堆裡行。

走那李承祖不上十歲的孩子，况且從幼嬌養，何曾受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顛，常常望着空窩裡，懶將下來，在路曉行夜宿，約走了十數日，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生起病來，對苗全道：「我身子覺得不好，且將息兩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盤纏有限，作忙趕到那邊，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路上若再擔閣兩日，越發弄不來了，且勉強捱到省下，那時將養幾日罷。」李承祖又問到省下，還有幾多路，苗全嘆道：「早哩，極快還要二十個日子。」李承祖無可奈何，只得熬着病體，含泪而行，有詩爲証。

可憐童稚離家鄉

匹馬迢迢去路長

遙望沙場何處是

亂雲衰艸帶斜陽

又行了兩日，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生口甚難坐，苗全又不肯暫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又捱了半日，來到一個地方，名喚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動了，快些尋個宿店歇罷。」苗全聞言，暗想道：「看他這個模樣，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難脫身，不如搬在此間，回家去罷。」乃道：「小官人，客店離此尚遠，你既行走不動，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後來背你去。」何

如李承祖道這也說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門首堦沿上坐下苗全搜開脚步走向前去問个小路抄路買些飯食喫了雇个生口原從舊路回家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李承祖坐在堦沿上等了一回不見苗全轉來自覺身子存坐不安倒身臥下一覺睡去那個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嫗住得一間屋兒坐在門口紡紗初時見一漢子扶个小厮坐于門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隻桶兒要去打水恰好攔門熟睡叫道兀那小官人快起來讓我們打水李承祖從夢中驚醒只道苗全來了睜眼看時乃是那屋裡的老嫗便持

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話說那老嫗聽得聲音不是本地人人物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却睡在此間李承祖道我是京中來的只因身子有病行定不動借坐片時等家人來到即便去了老嫗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說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後來背我去老嫗道哎喲我見你那家人去時還是上午如今天將曉了難道還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銀兩放下你逃走去去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覺着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聞了此言急回頭仰天觀望果然日已陞西嘆了一驚暗想道一定這狗才料我

病勢漸凶懶得伏侍逃走了。如今教我進退兩難。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淚。放聲啼哭。有幾個隣家俱走來觀看。那老姬見他哭得苦楚。亦覺孤恓。倒放下水桶問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樣人。有甚緊事。恁般寒天冷月。隨個家人行走。還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帶泪說道。不瞞老婆婆說。我父親是錦衣衛千戶。因隨趙總兵往陝西征討反賊。不幸父親陣亡。母親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戰場上尋覓骸骨歸葬。不料途中患病。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個他鄉之鬼了。說罷又哭。衆人聞言。各各嗟嘆。那老姬道。可憐可

講元來是好人家子息些些年紀有如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開闔起來到我舖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還來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謝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攪那老嫗道說那里話誰人沒有患難之處遂向前扶他進屋裡去鄰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門檻看時側邊便是個火炕那舖兒就在炕上老嫗支持他躺下急急去汲水燒湯與承祖喫到半夜間老嫗摸他身上猶如一塊火炭至天明看時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嫗央人去請醫診脉取出錢鈔贈藥與他喫

早覺伏侍那些鄰家聽見李承祖病。正背後笑那
老嫗着甚要緊討這樣煩惱。老嫗聽見只做不知毫
無倦怠。這也是李承祖未該命絕得遇恁般好人有
詩爲証。

家中母子猶成怨

路次間人反着疼

美惡性生天壤異

反教陌路笑親情

李承祖這場大病捱過殘年。直至二月中。方纔稍可。
在舖上看着那老嫗謝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
正是再生父母。若能掙扎回去。定當厚報大德。那老
嫗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過見你路途孤苦。故

此相留有何恩德却說厚報二字光陰迅速倏忽又三月已盡四月將交那時李承祖病體全愈身子硬掙遂要別了老嫗去尋父親骸骨那老嫗道小官人你病體新痊只怕還不可勞動二來前去不知尚有幾多路程你孤身獨自又無盤纏如何去得不如住在這裏待我訪問近邊有入京的托他與你帶信到家教個的當親人來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娣娣過念只是家裡也沒有甚親人可來二則在此久擾于心不安三則恁般溫和時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幾時天道炎熱又是一節苦楚我的病症覺得全安料也無

奴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个大道。自然有人往來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尋着了父親骸骨。再來相會。那老嫗道你縱到彼尋着骸骨。又無銀兩裝載回去。也是徒然。李承祖道那邊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憐我父爲國身亡。該法裝送回家。也未可知。那老嫗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尋湊幾錢銀子相贈。兩下悽悽慘慘。不忍分別。到像個嫡親子母臨別時。那老嫗合着眼淚囑道。小官人轉來。是必再看看老身。莫要竟目過去。李承祖喉間哽咽。答應不出。點頭涕泣而去。走兩步。又回過頭來觀看。那老嫗在門首。也直

至望不見了，方纔哭進屋裡。這些鄰家沒一個不嘆他是個癡婆子，一個遠方流落的小廝，白白裡賠錢賠鈔，伏侍得纔好，急鬆鬆就去了，有甚好處。還這般哭泣，不知他眼淚是何處來的。遂把這事做笑話傳說。看官你想那老嫗，乃是貧窮寡婦，倒有些義氣。一個從不識面的患病小廝，收留回去，看顧好了，臨行又賞贈銀兩，依依不捨，像這班鄰里，都是鬚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義，及見他人做了好事，反又擷唇竅嘴，可見人面相同，人心各別。閒話休題，且說李承祖又無脚力，又不認得路徑，順着大道，一路問訊，推

向前去。覺道勞倦，隨分菴堂寺院，市鎮鄉村，即便借宿。又虧着那老嫗這幾錢銀子，將就半飽半飽。度到臨潼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後，道路荒涼，人民稀少。承祖問了向日爭戰之處，直至阜陽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親一番。怎奈身邊止存得十數文銅錢，只得單買了一陌紙錢，討個火種，向戰場一路跑來。遠遠望去，只見一片曠野，並無個人影來往。心中先有五分懼怯，便立住脚，不敢進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萬苦，方到此間，若是害怕，怎能勾尋得爹爹骸骨？須索拚命前去。大着膽，飛奔到戰場中，舉目看時，果然

好悽慘也，但見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荆棘交纏，一望黃沙無際，觸骸暴露，堪憐昔日英雄，白骨拋殘，可惜當年壯士，陰風習習，惟聞鬼哭神號，寒霧淙淙，但見狐奔兔走，猿啼夜月，腸斷雁寒，秋雲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種，焚化紙錢，望空哭拜。一回起來，仔細尋覓，團團走過，但見白骨交加，並沒一個全尸。元來趙搃兵殺退賊兵，看見尸橫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戰場上設祭陣亡將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沒有全尸。遺存李承祖尋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亂草之中。

歇息片時忽然想起征戰之際遇着便殺卽爲戰場料非只此一處正不知爹爹當日喪于那個地方我却專在此尋覓豈不是个騃子却又想道我李承祖好十分憐憫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爛骸骨縱在目前也難斷認若尋認不出可不空受這番勞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孩兒李承祖千里尋訪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能識認爹爹你生前盡忠報國死後自必爲神乞顯示骸骨所在奉歸安葬免使暴露荒坵爲無祀之鬼祝能放聲號哭又向白骨叢中東穿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漸晚料來

安身不得隨路行走要尋个歇處行不上一里田地
斜插裡林子中走出一个和尚來那和尚見了李承
祖把他上下一相說道你這孩子好大胆此是什麼
所在敢獨自行走李承祖哭訴道小的乃京師人氏
只因父親隨趙揔兵出征陣亡特到此尋覓骸骨歸
葬不道没个下落天又將晚要覓个宿處師父若有
菴院可憐借以一晚也是無量功德那和尚道你這
小小孩子反有此孝心難得難得只是尸骸都焚化
盡了那里去尋覓李承祖見說這話哭倒在地那和
尚扶起道小官人哭也無益且隨我去住一晚明日

打點回家去罷。李承祖無奈，只得隨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來到一個小小村落，看來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菴，開門進去，吹起火來，收拾些飯食與李承祖喫了。問道：小官人，你父親是何衛軍士？在那個將官部下？叫甚名字？李承祖道：先父是錦衣衛千戶，姓李名雄，和尚大驚道：元來是李爺的公子。李承祖道：師父你如何曉得我先父？和尚道：實不相瞞，小僧原是羽林衛軍人，名叫做虎二。去年出征，撥在老爺部下，因見我勇力過人，畱我帳前，親隨。另眼看承，許我得勝之日，扶持一官。誰知七月

十四、隨老爺上陣，先斬了數百餘級，賊人敗去。一時特勇追逐十數里，深入重地，賊人伏兵四起，圍裹在內外，四面放兵，又被截住，全軍戰沒，止存老爺與小僧二人，各帶重傷，只得同伏在亂尸之中。到深夜起來，逃走，不想老爺已死，小僧望見傍邊有一帶土牆，隨負至牆下，推倒牆土掩埋。那時賊兵反攔在前面，不能歸營，逃到一個山灣中，遇一老僧，收留在菴，虧他報事調養好了。金瘡朝暮勸化我出家，我也想死裡逃生，不如圖個清閒自在，因此依了他，削髮為僧。今年春間，老師父身故，有兩個徒弟道：「我是不添來僧。」

不容住在菴中。我想既已出家爭甚。是非讓了他們。要往遠方去行脚。經過此地。見這茅菴空闊。就改个安身之處。往遠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親來。天遣相遇。李承祖見說父親尸骨尚存。倒身拜謝和尚。連忙扶住。又問道。公子恁般年。嬌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帶一个。獨自行走。李承祖將中途染病。苗全拋棄。逃回。虧老嫗救濟。前後事細細說出。又道。若尋不見父親骨殖。已拚觸死沙場。天幸得遇吾師。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爺英靈不泯。公子孝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沒盤纏。怎能勾裝載。

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處官府設法不知可肯和尚
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紙薄摠然極厚相知
到得死後也還未可必何況素無相識却做恁般癡
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麼好和尚沉吟半晌乃道不
打緊我有個道理在此明日將骸骨盛在一件家火
之內待我自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好麼李承
祖道吾師肯恁般用情生死銜恩不淺和尚道我蒙
老爺謙拔之恩少效犬馬之勞何足掛齒到了次日
和尚向鄰家化了一隻破竹籠兩條索子又借柄鋤
頭又買了幾陌紙錢鎖上巷門引李承祖前去約有

數里之程，也是一個村落，一條沒個人烟，直到土墻邊，放下竹籠，李承祖就哭啼起來，和尚將紙錢焚化，拜祝一番，運起鋤頭，掘開泥土，露出一堆白骨，從廟上逐節兒收置籠中，掩上籠蓋，將索子緊緊綁牢，和尚負在背上，李承祖捐了鋤頭，回至菴中，和尚收拾衣鉢，被窩打個包兒，做成一擔，尋根竹子挑出菴門，把鋤頭還了，又與各隣家作別，央他看守，二人離了此處，隨路抄化盤纏，儘是有餘，不則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嫗的恩義，徑來謝別，誰知那老嫗自從李承祖去後，日夕掛懷，染成病症，一命歸泉。

三、
二、
一、
過耳人之
一生一死
骨偶然哉

有幾個親戚與他備辦後事，送出郊外，燒化久矣。李承祖問知鄰里望空遙拜痛哭一場，方纔上路。共行了三個多月，方達京都，離城尚有十里之遠，見旁邊存個酒店，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齊入店中，將竹籠放于卓上，對李承祖說道：本該送公子到府，向靈前叩個頭兒纔是，只是我原係軍人，雖則出家，終有人認得，倘被拿作逃軍，便難脫身，只得要在此告別。異日再圖相會。李承祖垂淚道：吾師言雖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盡。今在此處無以為報，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則感老命，昔年恩誼。

二則見公子窮途孤弱，故護送前來。那個貪圖你的財物，正說間，酒保將過酒肴，和尚先擺在竹籠前，祭奠，一連叩了四五個頭，起來又與李承祖拜別。兩下各各流淚，飲了數杯，算還酒錢，又將錢雇個生口，與李承祖乘坐，把竹籠教脚夫背了，自己也背上包裹，齊出店門，洒泪而別。有詩爲証：

欲收父骨走風塵

千里孤窮一病身

老嫗周旋僧作伴

皇天不負孝心人

話分兩頭，却說苗全自從撇了李承祖，住著主口，趕到家中，只說已至戰場，無處尋覓骸骨，小官人患病。

身亡因少了盤纏不能帶回就埋在彼暗將真信透
與焦氏那時玉英姊妹一來思念父親二來被焦氏
日夕打罵不勝苦楚又聞了這個消息愈加悲傷焦
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僕們見家主陣亡小官人
又死各尋旺處飛去單單剩得苗全夫妻和兩個養
娘門庭冷如水炭焦氏恨不得一口氣吹大了亞奴
襲了官職依然熱鬧又聞得兵科給事中上疏奏請
優卹陣亡將士 聖旨下在兵部查覆焦氏多將金
銀與焦榕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謀陞個指揮之職那
焦榕平日與人幹辦打慣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說不

得也。要下隻手兒。一日焦裕走來回覆妹。子說話。焦氏安排酒肴款待。元來他兄妹都與酒癡同年。喫教不醉的。從午後喫起。直至申牌時分。酒已將竭。還不肯止。又教苗全去買酒。苗全提个酒餅走出大門。剛欲跨下塔頭。遠遠望見一騎生口。上坐一个小厮。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喫這驚不小。暗道。元來這冤家還在。扭轉身跑入裡邊。悄悄報知焦氏。焦氏卽與焦裕商議。停當。教苗全出後門去買砒霜。二人依舊坐着飲酒。等候李承祖進來。不題。且說李承祖到了自家門首。跳下生口。趕脚的背着竹籠。跟將進來。直至堂

中靜悄悄並不見一人。心內傷感道：「爹爹成了，就弄得這般冷落。」教趕脚的把竹籠供在靈座上，打發自去。李承祖向靈前叩拜，轉着去時的苦楚，不覺泪如泉湧，哭倒在拜臺之上。焦氏聽得哭聲，假意教丫頭出來觀看。那丫頭跑至堂中，見是李承祖，驚得魂不附體，帶跌而奔，報道奶奶公子的魂靈來家了。焦氏照面一口涎沫，道：「啐！青天白日，這樣亂話！」丫頭道：「見在靈前啼哭。奶奶若不信，一同去看。」焦氏也假意說道：「不信有這般奇事。」一齊走出外邊。李承祖看見帶着眼淚向前拜見，焦氏扶住道：「途路風霜，不要拜了。」

焦氏掙下幾點眼淚說道苗全回來說你有不好的
信息日夜想念懊悔當初教你出去今幸無事萬千
之喜了只是可曾尋得骸骨李承祖指着竹籠道這
個裡邊就是焦氏捧着竹籠便哭起天來玉英姊妹
已是知得李承祖無恙又驚又喜奔至堂前四個男
女抱做一團而哭哭了一回玉英道苗全說你已歿
怎地却又活了李承祖將途中染病苗全下客暫停
直至遇見和尚送歸始末一一道出焦榕怒道苗全
這奴才恁般可惡待我送他到官活活敲死與賢甥
出氣李承祖道若得舅舅張主可知好麼焦氏道你

途中辛苦了且進去喫些酒飯將息身子遂都入後
邊焦榕扯李承祖坐下玉英姊姊自避過一邊焦氏
一面教丫頭把酒去熱自己背到後門首恰好苗全
已在那里等候焦氏接了藥分付他停一回進來焦
氏到厨下將丫鬟使開把藥傾入壺中伏原走來坐
下少頃丫頭將酒釵湯得飛滾拿至卓邊焦榕取過
一隻茶甌滿斟一杯遞與承祖道賢甥借花獻佛權
當與你洗塵承祖道多謝舅舅接過手放下也要斟
一杯回敬焦榕又拿起直推至口邊道我們飲得多
了這壺中所有有限你且乘熱飲一杯李承祖不知

好及骨都都飲个乾淨。焦裕又斟過一杯道：「小官人家須要飲个雙杯。」又推到口邊。那李承祖因是尊長相勸，不敢推托，又飲乾了。焦裕再把壺斟時，只有小半杯，一發勸李承祖飲了。那酒不飲也罷，纔到腹中，便覺難過，連叫肚痛。焦氏道：「想是路上觸了臭氣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觸甚臭氣。」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覺得，須臾間藥性發作，猶如銅鎗攢刺，烈火焚燒，疼痛難忍，叫聲痛死我也。」跌倒在地。焦裕假驚道：「好端端地，為何痛得恁般利害？」焦氏道：「一定是絞腸沙了。」急教丫頭扶至玉英床上睡下。亂顛亂臥，只叫難。

還慌得玉英姊妹手足無措。那里按得他住。不消半
個時辰。五臟迸裂。七竅流血。大叫一聲。命歸泉府。旁
邊就哭殺了玉英姊妹。喜殺了焦氏婆娘。也假哭幾
聲。焦裕道。看這個模樣。必是觸犯了神道。被喪煞打
了。如今幸喜已到家裡。還好。只是占了甥女臥處。不
當穩。便就今夜殮過。省得他們害怕。焦氏便去取出
些銀錢。那時苗全已轉進前門。打探聽得裡邊哭聲
鼎沸。量來已是完帳。徑走入來。焦氏恰好看見。把銀
遍與苗全。急忙去買下一具棺木。又買兩壺酒。與苗
全喫。勾一醉。先把棺木放在一間廂房裡。然後擗奉

裸臂跨入房中，教玉英姊妹走開，向床上翻那尸首，也不措抹去血污，也不換件衣服，伸着雙手，便抱起來。一則那廝有些蠻力，二則又趁着酒興，三則十數歲孩子，原不甚重，輕輕的托在兩臂，直至廂房內，盛殮玉英姊妹，隨後哭泣，誰知苗全落了銀子，買小了棺木，尸首放下去，兩隻腿露出了五六寸，只得將腿兒豎起，却又頂浮了棺蓋，苗全扯來拽去，沒做理會。玉英姊妹看了這個光景，越發哭得慘傷。焦氏沉吟半晌，心生一計，把玉英姊妹并丫頭都打發出外，掩上門兒，拔苗全將尸首拖在地上，提起斧頭，砍下兩

隻小腿，橫在頭下，倒好做個枕兒。收拾停當，釘上棺蓋，開門出來。焦榕自回家去。玉英覲見棺已釘好，暗想道：適來放不下，如何打發我姊妹出來了。便能釘上棺蓋，難道他們有甚法術，把棺木化大了。尸首縮小了，好生委決不下。過了兩日，焦氏備起衣衾棺槨，將丈夫骸骨重新殮過。擇日安葬。祖塋恰好優恤的，費本已下。李雄止贈忠勇將軍，不准陞襲指揮。焦氏用費若干銀兩，空自送在水裡。到了安葬之日，親憐齊來相送。李承祖也就埋在墳側。偶有人問及，只說路上得了病症，到家便亡。那親戚都不是切己之事。

那個去查他細底，可憐李承祖沙場內倒開，因得性命，家庭中反斷送了殘生，正是

非故翻如故

宜親却不親

萬般皆是命

半點不由人

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時，玉英慌張，慌智不暇，致詳到塋後，漸漸想出疑惑來。他道：如何不前不後，恰恰裡到家便死，不信有恁般湊巧。況兼口鼻中又都出血，且又不揀個時辰，也不收拾個乾淨棺木，小了也不另換，哄了我們轉身，不知怎地胡亂送入裡邊。那苗全聽說要送他到官，至今半句不題。比前友

覺親密顯係是母親指使的，看起那般做，作我兄弟這處，必定有些蹊蹺，心中雖則明白，然亦無可奈何，只索付之涕泣而已。那焦氏謀殺了李承祖之後，却又想道：這小殺才已除，那幾個小賤人，日常雖受了些磨折，也只算與他拂養，須是教他大大喫些苦楚，方不敢把我輕覷。自此日逐尋頭討腦動轍，便是一頓皮鞭，打得體無完膚，却又不許啼哭。若還則一則聲，又重新打起，每日止給兩食稀湯薄粥，如做少了，生活打罵，自不消說。連這稀湯薄粥也沒有得喫了。身上的好衣服，盡都剝去，將丫頭們的舊衣舊裳，纏

與穿着臘月天氣，也只得三四層單衣，背上披一塊舊綿絮，夜間止有一條藁薦，一條破被單，遮蓋寒冷，難熬如蛆，垂般攪做一團苦楚，不能盡述。玉英姊妹，捱忍不過，幾遍要尋死路，却又指望還有個好日，捨不得性命，互相勸解，真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看過了殘歲，又是新年，玉英已是十二歲了。那年二月間，正德爺晏駕嘉靖爺嗣統，下詔詔遍選嫔妃。府司着令民間挨家呈報，如有隱匿，罪坐鄰里。那焦氏的鄰家平昔曉得玉英才貌兼美，將名具報本府。一張上選的黃紙帖，在門上。那時焦氏就打帳了，做皇親。

國戚的念頭掉過臉來將玉英百般奉承通身換了
綾羅錦繡肥甘美味與他調養又將銀兩教焦恪到
禮部使用那玉英雖經了許多磨折到底骨格猶存
將息數日面容頓改又兼穿起華麗衣服便似畫圖
中人物府司選到無數女子推他爲第一備文齊送
到禮部選擇禮部官見了玉英這個容儀已是萬分
好了但只年紀幼小恐不諳侍御發回寧家那焦
氏因用了許多銀子不能勾中選心下懊悔氣惱原
細過向日嘴臉好衣服也剝去了好飲食也沒得喫
了打罵也更覺勤了常言說得好坐喫山空立喫地

陷當初李雄家業原不甚大自從陣亡後焦氏單
算計這幾個小兒女那个思想去營運一窩子坐食
能勾幾時况兼爲封蔭選妃二事又用空了好些日
漸日深看看弄得罄盡兩個丫頭也賣求完在肚裡
那時沒處出豁只得將住房變賣誰知苗全這厮見
家中敗落亞奴年紀正小孳穢日子尚遠料想日前
沒甚好處趁焦氏賣得房價夜間換入臥房偷了銀
兩領着老婆逃往遠方受用去了到次早焦氏方纔
覺得這股悶氣無處發洩又遷怒到玉英姊妹說道
如何不醒睡却被他偷了東西去又都奉承一頓皮

驚一百教焦格告官緝捕過了兩月，那裏有個踪跡。此時買主又來催促出房，無可奈何，與焦格商議，要把玉英出脫。焦格道：「玉英這個模樣兒，慢慢的覓個好主，顧怕道不是一大注銀子。如今急切裡尋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亂貨一個來使用。」焦氏依了焦格，便把桃英賣與一個豪富人，家為婢。姊妹分別之時，你我不忍分捨，好不恹傷。焦氏賃了一處小房，擇日遷居。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一旦棄諸他人，不勝傷感。走出堂前，擡頭看見梁間燕子，窠綴舊壘，傍邊又管一個新巢，暗嘆道：「這燕兒是個會息。」

秋去春來、倒還有歸舊巢之日。我李玉英今日離了此地、反沒個再來之期了。撫景傷心、托物喻意、乃作別燕詩一首。詩云

新巢泥落舊巢空

塵半暎簾箔掩遲

愁對呢喃終一別

畫堂依舊舊主人非

元來焦氏要依傍焦裕、却撒在他側邊小巷中相去。只有半箭之遠、間壁乃是貴家的花園、那房屋止得兩間、諸色不便要桶水兒、直要到鄰家去汲。那焦氏平昔受用慣的、自去不成、少不得通在玉英月英兩個身上姊妹、此時也難顧羞耻、只得出頭露面、又過

了幾時，桃英的身價漸漸又將摸完，一日傍晚，焦氏引着亞奴在門首閒立，見一個乞丐女兒，止有十數歲，在街上求討，聲音叫得十分慘切，有個鄰家老嫗對他說道：「這般時候，那個肯捨不時回去罷？」那叫化女兒哭道：「奶奶，你那里曉得我的苦楚？我家老的限定每日要討五十文錢，若少了一文，便打个臭死，夜飯也不與我喫，又要到明日補足。如今還少六七文，怎敢回去？那老嫗聽說得苦惱，就捨了兩文，旁邊的人見老嫗捨了，一時助興你一文，我一文，登時倒有十數文。那叫化女兒千恩萬謝，轉身去了。焦氏聽了，

賤氏跪
行直令人
不敢再取
可畏可恨
且前妻子
看不得

這片言語那知反撥動了、个貪念、想道、這个小子
一日倒討得許多錢、我家月英那賤人、面貌又不十
分標致、賣與人也值得有限、何不教他也做這橋道
路、倒是个永遠利息、正在沉吟、恰好月英打水回來、
焦氏道、小賤人、你可見那叫街的丫頭麼、他年紀比
你還小、每日倒趁五十文錢、你可有處尋得三文五
文哩、月英道、他是个乞丐、千爺爺萬奶奶叫來的孩
兒、怎比得他、焦氏唱道、你比他有甚麼、差自明日爲
始、也要出去尋五十文、一日若少一文、便打下你下
半截來、玉英姊妹見說、要他求乞、驚得面面相覷、滿

眼垂泪、一齊跪下說道、母親我家世代爲官、多有人
認得也、要存個體面、若教出去求乞、豈不辱抹門風、
被人耻笑、焦氏道、見今飯也沒得喫了、還要甚麼體
面、怕甚麼耻笑、月英又苦告道、任憑母親打成了、我
決不去的、焦氏怒道、你這賤人、恁般不聽教訓、先打
個樣兒、與你嘗嘗、卽去尋了一塊木柴、揪過來、沒頭
沒腦亂敲、月英疼痛難忍、只得叫道、母親饒恕則不
待我明日去便了、焦氏放下月英、向玉英道、不教你
去、是我的好情了、反來放屁阻撓、拖翻在地、也帶一
頓木柴、到次早、卽趕逐月英出門、求乞月英、

上卷忍

耻依隨自此日逐沿街抄化若足了這五十文還沒得開口些兒欠缺便打個半成光陰如箭不覺玉英年已一十六歲時值三月下旬焦格五十壽誕焦氏引着亞奴同往祝壽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止留玉英看家玉英讓焦氏去後捲上門兒走入裡邊手中拈着針指思想道爹爹當年生我姊妹猶如掌上之珠熱氣何曾輕呵一口誰道遇着這個繼母受萬般凌辱兄弟被他謀死妹子爲奴爲丐一个家業弄得瓦斛冰消淪落到恁樣地位真个草菅不如尚不知去後還是怎地結果又想道在世料無好處不如

早死爲幸，趁他今日不在家，何不尋个自盡，也省了
些打罵之苦。却又想道：我今年已十六歲了，再忍耐
幾時，少不得嫁个丈夫。或者有个出頭日子，豈可在
這這條性命，把那前後苦楚，真想了又哭，哭了又想，
直哭得个有氣無力，沒情沒緒，放下針指，走至庭中，
望見間壁園內，紅稀綠暗，燕語鶯啼，遊絲斜裊，榆莢
亂墜，看了這般景色，觸目感懷，遂吟送春詩一首。詩
云

柴扉寂寞鎖殘春

滿地榆錢不療貧

雲鬢衣裳半泥土

野花何事獨撩人

玉英吟罷又想道自爹爹亡後終日被繼母磨難將
那吟咏之情久已付之流水自移居時作了別與詩
倏忽又經年許時光迅速如此嗟嘆了一回又恐悞
了女工急走入來越趨見桌上有个帖兒便是焦裕
諄妹子喫壽酒的玉英在後邊裁下兩摺尋出筆硯
將兩首詩錄出細細展玩又嘆口氣道古來多少聰
明女子或共姊妹齊鬪或是夫妻唱和成千秋佳話
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埋沒至此豈不可惜可悲又
傷感多時愈覺無聊將那紙左摺右摺隨手摺成个
方勝兒藏于枕邊却忘收了筆硯忙忙的趨完針指

天色傍晚剛是月英到家，焦氏接脚也至，見他泪痕未乾，便道：「那個難爲了你？」又在家做妖勢，玉英不敢回答，將做下女工，與他點看。月英也把錢交過，收拾些粥湯喫了，又做半夜生活，方纔睡臥。到了明日，焦氏見桌上擺着筆硯，檢起那帖兒，後邊已去了幾摺，疑惑玉英寫他的不好處，問道：「你昨日寫的是何事？」快把來我看。玉英道：「偶然寫首詩兒，沒甚別事。」焦氏嚷道：「可是寫情書約漢子壞我的帖兒？」玉英被這兩句話，羞得徹耳根通紅。焦氏見他臉漲紅了，只道真有私情，勾當逼他，拿出這紙來，又見摺着方勝，一發

道是真了，尋根棒子，指着玉英道：「你這賤人，恁般大膽，我剛不在家，便寫情書約漢子，快些實說是那個有情幾時了。」玉英哭道：「那里說起，却將無影醜事來，骯髒可不屈殺了人。」焦氏怒道：「賊証，現在還要口硬，提起棒子，沒頭沒腦亂打，打得玉英無處躲閃，掙脫了，往門首便跑。」焦氏道：「想是要去叫漢子，怕幫打我麼？」隨後來趕，不想絆上一交，正磕在一塊磚上，磕碎了頭腦，鮮血滿面，嚷道：「打得我好，只教你不要慌。」月英上前扶起，又要趕來，到虧亞奴緊緊扯住道：「娘，饒了姐姐罷。」那婆娘恐帶跌了兒子，只得立作叩首敘。

辱罵玉英悶在門旁啼哭那鄰家每日聽得焦氏凌虐這兩個女兒今日又聽得打得利害都在門首議論恰好焦榕撞來推門進去那婆娘一見焦榕使喚道來得好玉英這賤人偷了漢子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樣焦榕看見他滿面是血信以為實不問情由搶過焦氏手中棒子趕近前將玉英揪過來便打那鄰家抱不平齊走來說道一個十五六歲女子家總打得一頓大棒不指望你來勸解反又去打他就是做母舅的也沒有打甥女之理焦榕自覺乏趣放下棒子徑自去了那鄰家又說道也不見這等人家無一

日不打罵這兩個女兒如今一發連母舅都來助興
了、看、起、來、這、兩、個、女、子、也、難、存、活、又、一、個、道、若、死、了、
我、們、就、具、個、公、呈、不、怕、那、姓、焦、的、不、償、命、焦、氏、一、句、
句、聽、見、鄰、家、發、作、只、得、住、口、嚼、月、英、推、上、大、門、自、去、
指、抹、血、污、依、舊、打、發、月、英、出、去、求、乞、玉、英、哭、了、一、回、
忍、着、疼、痛、原、入、裡、邊、去、做、針、指、那、焦、氏、恨、聲、不、絕、到、
了、晚、間、吞、聲、飲、泣、想、道、人、生、百、歲、總、只、一、死、何、苦、受、
恁、般、耻、辱、打、罵、等、至、焦、氏、熱、暈、悄、悄、抽、身、起、來、扯、下、
脚、帶、懸、梁、高、掛、也、是、命、不、該、絕、送、到、廟、了、晚、母、不、去、
抖、理、他、身、上、莫、說、衣、衫、藍、綾、只、這、脚、帶、不、知、纏、了、

幾、個、年、頭、布、縷、鞋、連、沒、有、筋、骨、一、用、力、就、斷、了、剛、剛、
上、吊、撲、通、的、跌、下、地、來、驚、覺、月、英、身、邊、不、見、了、阿、姐、
情、知、必、走、這、條、死、路、叫、聲、不、好、了、急、跳、起、身、救、醒、轉、
來、兀、自、嗚、嗚、而、哭、那、焦、氏、也、不、起、身、反、罵、道、這、賤、人、
你、把、死、來、詐、我、麼、且、到、明、日、與、你、理、會、至、次、早、分、付、
月、英、在、家、看、守、教、亞、奴、引、着、到、焦、裕、家、裡、將、昨、日、鄰、
家、說、話、并、夜、來、玉、英、上、弔、事、說、與、又、道、倘、然、死、了、反、
來、連、累、着、你、不、如、先、送、到、官、除、了、這、禍、根、罷、焦、裕、道、
要、擺、布、他、也、不、難、那、錦、衣、衛、堂、上、昔、年、曾、替、他、打、幹、
與、我、極、是、相、契、你、家、又、是、衛、籍、竟、送、他、到、這、個、衙、門、

誰个敢來放屁。焦氏大喜，便教焦格夫人寫下狀詞。說玉英奸淫忤逆，將那兩首詩做個執証，一齊至錦衣衛衙門前。焦格與衙門中人都是厮熟的，先央進去道知其意，少頃升堂。准了焦氏狀詞，差用个校尉前去拘拿玉英到來。那問官聽了一面之詞，不論曲直，便動刑具。玉英再三折辯，那里肯聽。可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拔成剛罪，發下獄中。兩個禁子扶出衙門，正遇月英妹子。元來月英見校尉拿去阿姐，嚇得魂飛魄散，急忙鎖上門兒，隨後跟來打探。望見禁子扶掖出來，便趨向前抱住，放聲大哭。旁邊轉過焦氏

片

一把扯開道你這小賤人家裡也不顧了來此做甚
月英見了焦氏猶如老鼠見貓膽喪心驚不敢不跟
着他走到家又打勾半死恨道你下次若又私地去
看了這賤人查訪着實好反也送你到這所在去月
英口雖答應終是同胞情分割捨不下過了兩三日
多求乞得幾十文錢悄悄地到監門口來探望不題
再說玉英下到獄中那禁子頭見他生得標致懷個
不良之念假慈悲照顧他住在一個好房頭又將些
飲食調養玉英認做好人感激不盡叮囑他有个妹
子月英定然來看千萬放他進來相見一面那禁子

緊緊記在心上。至第四日午後月英到監門口道出
姓名。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兩下悲感。自不必
說。漸至天曉。只得分別。自此月英不時進監看覷。不
在話下。且說那禁子貪愛玉英容貌。寤思夢想要去
姦他。一來耳目衆多。無處下手。二則恐玉英不從。喊
叫起來。壞了好事。捉空就走。去說長問短。把幾句風
話撩撥。玉英是聰明女子。見話兒說得踉蹌已明白。
是個不良之人。畱心提防。便不十分招架。一日正在
檻上悶坐。忽見那禁子輕手輕脚走來。低聲啞氣。跌
嚙嚙的說道。小娘子。可曉得我一向照顧。的意見。

不願禁
調戲

宋人右

十不出

或可理

或可理

或可理

麼玉英知其來意，卽立起身道：「奴家不曉得是甚意思，那禁子又咲道：『小娘子是个伶俐人，難道不曉得便向前樓抱。』」玉英着了急，亂喊殺人。那禁子見不是話頭，急忙轉身，口內說道：「你不從我麼？今晚就與你个辣手。」玉英聽了這話，搥胸跌脚的號哭，驚得監中人都俱來觀看。玉英將那禁子調戲情由，告訴衆人。內中有幾個抱不平的，叫過那禁子，說道：「你強姦犯婦，也有老大的罪名。今後依舊照顧他，萬事干休。倘有些兒見差錯，我衆人連名出首，但憑你去計較。」那禁子情虧理虛，滿口應承，陪告不是。下次再不敢去惹他。

正是

羊肉饅頭沒得喫

空教惹得一身羶

玉英在獄不見又經兩月有餘已是六月初旬元來
每歲夏間朝廷例有寬恤之典差太監審錄各衙
門未經發落之辜凡事枉人寬許諸人陳奏比及六
月初旬玉英聞得這個消息想起一家骨肉俱被焦
氏陷害此番若不伸冤再無昭雪之日矣遂草起辨
冤奏章將合家受冤始末細細詳述教月英肯奏其
畧云

臣聞先正有五刑以不孝爲先四德以無義爲

耻故實氏校產雲華墜井是皆畢命於綱常流芳
於後世也臣父錦衣衛千戶李雄先娶臣母生臣
姊妹三人及弟李承祖不幸喪母之日臣等俱在
孩提父志見憐仍娶繼母焦氏撫養臣父於正德
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反賊陣亡天禍臣家
流移日甚卅年十六未獲結補姊妹伶仃子無依
何慘極也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云云又
有別燕詩一絕云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得已矣
母氏不察臣東疑為外遇逼舅焦搭拏送錦衣衛
誣臣姦淫不孝等情問官昧臣事理坐臣極刑臣

一女流難辨俯首聽從蓋不敢逆繼母之情以重不孝之罪也適蒙 聖恩熱審凡事在人寬許請

陳奏欽此欽遵故不得不生樂生之心以冀起

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幸領遺教臣積母年二十有弟亞奴生方 辰母國親年 夏故

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去見親往

戰場尋父遺骨陷之於地以圖已私幸賴天佑父

雲抱骨以歸前計不成 府臣弟毒藥身外支解

棄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為人婢李月英屏去衣

食浴街抄化今將臣誣陷前情臣設有不甘四隣

竊而多風
才人之筆
也

何不科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祇憑數句之詩尋風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歿固當矣十歲之弟有何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妬而無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先將臣速斬以快母氏之心次將臣詩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之生平獲雪而臣父之靈亦有感於地下矣

這一篇章疏奏上 天子重瞳親照憐其冤抑倒下

可謂
休矣

聖旨着三法司嚴加鞠審三法司官不敢怠慢令
 同拘到一千人犯連桃英也喚至當堂逐一細問焦
 氏焦榕初時抵賴動起刑法方纔吐露真情與玉英
 所奏無異勘得焦氏叛夫殺子逆理亂倫與無故殺
 子孫輕律不同宜加重刑以為繼母之戒焦榕通同
 謀命亦應抵償玉英月英亞奴蔡落寧家又令慶會買
 焦榕家產贖回桃英獲本奏聞請旨 天子怒其兇
 惡連亞奴俱勅即日處斬玉英又上疏懇言亞奴尚
 在襁褓無所知識且係李氏一綫不絕之嗣乞賜矜
 宥 天子准其所奏詔下刑部止將焦榕蔡氏二人

那什法場即日雙雙受刑亞奴終身不許襲職另擇
嫡枝次房承蔭以繼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挑英俱擇
士人配嫁至今列女傳中載有李月英辨冤奏本又
為讚云

李氏玉英

父歿家傾

送春別燕

母疑外情

置之重獄

險羅非刑

陳情一疏

冤滯始明

後人又有詩嘆云

昧心晚母由如鈞

只為親兒起毒謀

假假血化西江水

難洗黃泉一段羞

張曼伯言卷二十七終